雙橋隨筆

三

童牧豎之見幾何哉斯言也足以醒夫世之惑于靈經怪牒而不自知者要之非僅柯山為然而程村之說尚有所未盡也今夫地之有山川洞壑江河嶽瀆也猶天之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人之有眉髮顋頰耳目口鼻也一經開闢而或流或峙岌嶪玲瓏濴洄瀰湃之容賦之已定非有所為而後設而屬之山者其體靜其骨清其致幽其神遠靜則惡其動也清則惡其雜也幽而遠則惡其𨽻與偪也其與人不相涉也甚矣乃無端而有

一云陳子昂而配十姨之夫伍相而變五髭之面蛇鬼鴉神亦圖血食小孤彭浪可訂婚姻紛紜杳嬲山之本来面目皆不能自主而無可告訴以自託於東擣西搚拖泥帶水之中矣或曰人之好異也使地不得安其位乃知天亦幸與人絶高而不能至耳否則未免受其擾而余謂亦未盡然也今夫天之蒼蒼以氣上浮也其有日月星辰風雨雷電之屬非有婚姻男女之相生語言文字之相示也而好事之言至謂日姓張名表月姓文名申是

也云云三公指畫當日情形皆鑿鑿可行而高公首欲調劑任與議者之心尤為急着毋謂書生管見不足以抵掉鞅摩壘之人也

文章根於人品而奸邪之徒亦為正人之言以欺世有陳以為戒而適所以自指者如李義府獻承華箴末云佞諛有類邪巧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諂事太子而又故若讜直者太子表之遂優詔賜帛嗟乎佞諛邪巧孰有如義府者而反以為箴此亦不以人廢言

井勢利中之蠅營蟻附者又無論矣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合于天者也朋友定于人者也既得自主不能審擇而誤置其身于匪人之是比使十年有臭而不可聞焉此人情之最不可解者求為陳雷鮑管其人竟不可得也而況于道義中之最真最篤者哉吾故曰朋友一途至于後世而遂廢也

古之大臣剛正不阿非後世所能及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中大夫鄧通方愛幸時嘉入朝而通居上

齊閔王以好戰之害而謂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惟以戢兵後事為主語語痛切又若不詭於道者惜乎不得見正于聖人使後世擯之以為傾覆險譎之徒也

古今是個儀文世界若無文以相接則倫類酬酢之間蔑棄禮法與禽獸何異故曰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棘子成質而已矣之論便以為非吾想家庭之間儀文更不可少蓋放肆之人大約徑情直遂悍然不肯周旋以致父

子兄弟尊卑上下之際日乖日戾同室之中遂成胡越此皆無文之所致也但不貴虛文耳文中有質是為真文愉色婉容有一種藹然可親之意方是真文世人以虛文為文者失之遠矣然虛文之人猶愈于放肆乖戾者也此閒鍾集之語極切家庭間徑遂無文之病余每欲言之而不能如此之深切著明也

佳子弟當以厚重恬靜為尚昔王融自恃才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嘗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搥車壁曰車

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轑陽侯師張宗之奸紛紛更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力亂神惟陛下距絕其類毋令奸人有以窺

朝署

臣聞妖言惑衆左道亂俗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奸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欒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庶勦絶性命規取貨財皆于所居塑畫魑魅陳列幡幟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妖法驅爲童隸民之有病則門施符術禁絶往還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飲則曰神未聽餐率令疫人死於饑

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又曰為學之本莫先于讀書讀書之法須令日有課程句讀有未曉大義有未通不惜與人商確不惜就人授讀凡人多以此為恥曾不知不如是則有終身之恥也

魏鶴山曰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為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為顯晦也韓子謂

延嗣不可得并宋楊二公亦難屈指
姚現聞先生與其長公書云楓樹堂中時時洒掃庶不
愧名士風流吳梅村序翁季霖詩云余嘗訪友過翁氏
之廬見其堂廡深靚夾窗助明雷尊雖鼎犀籤縹帙以
為之陳雕菌縣几文竹異石以為之飾問其家曰先人
之所遺也没十餘年矣琴瑟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
亂無纖翳焉大抵儒門子弟貴于恬静和雅雖環堵之
居僅堪容膝入其門几榻無塵位置楚楚主人出揖客

韻致可觀而毫無鄙俚之狀乃不愧儒素家風
朝議大夫李觀字夢符史傳諸書一過目即成誦文章
如元次山登第歷官知虔州不就請監衡州南嶽廟以
歸建玉溪洞洞中有抱一堂水仙亭有梅處曰香雪塢
有衆花處曰錦繡谷貯書史處曰文之藪終日醉于漢
上于世味淡如也排斥釋教至老不衰鄉人嘗請作修
崇聖觀殿記其間曰天子愛民至渥也使供租稅若有
難色至奉異方之教則倒廩竭橐忻然無辭施者頗慚